

全面大勝功虧一簣

陳 嘉 驥

一 東北壯遊之十一

本溪之役打開勝機

東北國軍在民國三十五年四月間，急欲通過四平、公主嶺，以解長春之圍，不意為共黨部隊所阻，難於實現。

四月二十日左右，周匪保中在俄軍完全撤出長春後，開始以兩萬之衆圍攻長春。國軍陳家珍少將率空運而來不足兩千人的部隊節節抵抗，以迄四月二十四日，長春終於全部陷落。東北國軍當局，知挽救長春之命運已不可能，乃改變戰術，先求大瀋陽的鞏固與安全；於是乃轉而進攻瀋陽南畿的本溪一舉予以佔領。

由於本溪之役的勝利，帶來第一次四平街大會戰的圓滿完成，並啓開國軍跨越遼寧、遼北、吉林三個省區，以抵松花江畔的吉長大捷。倘非馬歇爾從中調處，以松花江為界的東北停戰，國軍殆已底定東北，中國的歷史重寫了。東北軍事當局在本溪、四平以及吉長大捷之役，其指揮之優越，戰術運用之出神入化，一般人均認為遠在日俄戰役時，日本司令官乃木大將之上。

東北戡亂之戰，本溪之役、四平之役以及

吉長大捷，原係一個戰役之延伸，彼此均有連帶關係，其總目標為消滅林彪主力，光復整個東北。

國軍於民國卅五年一月攻抵瀋陽近郊後，由於俄軍遲遲其行，因此給林彪在四平地區有三個月經營堅固陣地之機會。迫俄軍撤退，國軍接收瀋陽之後，立即光復鐵嶺，主力指向四平，但為深溝高壘的共軍所阻，無法前進。嗣長春陷落，東北軍事當局當機立斷，放棄正面進攻四平以趨長春計劃，從四平前線抽調新六軍的二十二師為主力，再配合十四師若干部隊，轉運至遼陽集結。蕭華、張學思、曾克林等共軍為防堵遼陽國軍自西向東進擊本溪之威脅，乃將部份兵力轉移至遼陽方面。這時在瀋陽的五十二軍第二師、第廿五師，在新一軍重砲部隊支援下，從正面強攻本溪，共軍無法抵抗，不得不又將部份兵力停止西調遼陽。可是，這時新六軍自遼陽沿太子河兩岸，適時向本溪方面猛力前進，共黨重要據點皇姑墳、馬連寨、柴家堡，均於四月廿九日為新六軍攻陷，箭頭直指本溪外圍的大安平。正面強攻的五十二軍，得知西路新六軍得手後，於一日一

舉佔領本溪外圍的中堡子，二日再行攻入連刀灣。新六軍與五十二軍好像一把鉗刀，把本溪共軍夾在中間，五十二軍緊，則新六軍鬆，新六軍緊，則五十二軍鬆。一鬆一緊，一緊一鬆，不過四五天光景，把本溪共軍完全壓縮在一個大包圍圈內。五十二軍與新六軍乃於五月二日夜，展開彼此呼應的猛烈攻勢，在火連寨、上石橋子、下石橋子，獲得完美無缺的重大勝利。共軍約四萬以上部隊，傷亡及投降者在外，所剩已不足一萬人，完全失去戰鬥能力，國軍乃於五月三日，光復了本溪、宮原、橋頭等地。

四平大捷林匪崩潰

當新六軍二十二師，自四平前線抽調，經瀋陽轉赴遼陽，以及新一軍一個榴砲營調出配屬於五十二軍之際。四平共軍可能亦已偵知，部份國軍脫離四平前線的戰場轉調他處。共軍於是即行對開原、鐵嶺國軍加強其包圍攻勢，左右兩翼同時向西推進，尤其左翼對鐵嶺國軍構成半包圍陣勢，其先頭部隊已在側面越過鐵嶺，嚴重威脅鐵嶺與瀋陽間鐵路交通線，使瀋陽人心一度為之浮

動不安。殊不知共軍此項進攻行動，恰中東北軍事當局之下懷，因為原來堅守四平共軍，躲於深溝高壘之中，等於步步為營處處為壘，使國軍幾乎無懈可擊。當共軍改守為攻後，原來深溝高壘局面已不復存在，當國軍急遽展開進攻時，共軍倉卒間無法恢復原來陣勢時，國軍已行跟踪繼至，打亂其原來部署，而無法防守矣！

國軍對本溪共軍的鉗形攻勢奏效，一舉將本溪地區光復後，即行決定由五十二軍趙公武軍長率第二師與二十五師鎮守本溪（五十二軍一九五師仍在四平前線），而由新六軍間道斜出奔向鐵嶺前線。在本溪戰役甫行結束未遑休息的新六軍，行軍極為神速，未數日已進出鐵嶺右翼，向企圖圍攻鐵嶺以威脅鐵嶺瀋陽交通線共軍，展開出其不意的掃蕩攻擊，使共軍猝不及防而紛紛後撤。新六軍跟踪繼進，越鐵嶺集結於開原，並於五月十三日集結完畢。

五月十四日，東北軍事當局，趁共軍陣脚紊亂之際，迅赴時機，下達全線總攻擊命令。新一軍為進攻四平中路主力，立刻沿中國長春鐵路正面，向堅守四平林彪部隊展開猛攻；新六軍為進攻四平國軍右翼，亦迅速向四平南方迂迴進攻，使從鐵嶺外側撤回部隊無從喘息；七十一軍為進攻四平國軍的左翼，擴大延展包圍圈，向四平北東的梨樹壓迫前進。四月間鏖戰匝月，未獲進展的國軍，此次以同等兵力猛攻不過數日，即五月十七日共軍陣地即行崩潰。號稱十萬的林彪部隊，在國軍壓迫下，大部無法脫離戰場而紛紛放下武器投降，再加上死傷在內，隨林彪撤退者，已

不足五萬數目。國軍右翼軍新六軍於十七日攻佔西豐，十八日佔平崗；左翼軍七十一軍十七日攻佔太平嶺，五十二軍一九五師攻佔哈福屯；中路新一軍遂於十九日，藉空軍助戰下，殲滅當面堅守不退的敵軍，一舉光復四平街。

扇形攻勢大胆追擊

十九日四平戰線共軍全面崩潰，三路國軍捕捉戰機，由中路軍緊迫敵軍之後，使其不易脫離戰場，左右兩翼向中路合圍，務期全殲林彪主力。但以毫髮之差，林彪仍得率其不足五萬之眾穿出國軍包圍圈沿中長路向吉林方面潰退。

東北國軍主帥於十九日深夜抵達四平前線，連夜舉行軍事會議。部份將領主張繼續前進，使林彪殘部不得休息情形下予以全部殲滅。另一部份將領則主張，步步為營，穩紮穩打，清理四平戰場，妥善部署後，再行向長春吉林方面進擊。前者認為林彪主力損失逾半，趁其在他處立腳未穩之際，緊蹙其主力之後，予以跟踪消滅。後者則鑒於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初，十一戰區馬法吾與高樹勳兩個軍沿平漢路北進，在節節勝利之際，一時粗心大意在邯鄲為劉伯承所乘，而全軍盡墨。東北軍事當局則認為，東北戰場與河北南部情形不同，東北係一新戰場，共軍尚未完全滲入，與河北省業已淪陷八年之久情形自不能同日而語。遂摒除一切顧慮，毅然下令較「追擊派」猶為大胆的扇形大攻勢。

追奔逐北復地千里

民國卅五年五月二十日，國軍展開的扇形大攻勢，係以新收復之四平街為基點，新一軍繼續沿中國長春鐵路上，追擊林彪主力，以收復長春及掃蕩佔領松花江流域各城市；新六軍在中國長春鐵路右側，一方面掩護沿中長路北上新一軍，一方面掃蕩佔領長春以南各城鎮；二〇七師則向南進攻，以掃蕩佔領四平街以南的遼北省廣大地區，並進出瀋陽海龍鐵路沿線地區；七十一軍，則由四平街向北西方面掃蕩佔領，中長路之西北的東蒙邊緣地區，以及長春以北若干城鎮；五十二軍一九五師，則由四平街反轉向西掃蕩，瀋陽正北之彰武、法庫等接近科爾沁草原地區為綏靖目標。此時雲南精銳部隊九十三軍與六十軍亦已先後開抵東北，部署於遼西與遼南等地區。

以上為卅五年五月，國軍展開壯闊雄偉大扇形攻勢概略情形。二十一日新一軍攻佔公主嶺，又予林彪殘部以重大打擊，使其不敢再行與國軍接觸，一路上向北潰散逃亡，同日二〇七師克遼北重要煤礦所在地西安。各路國軍廿二日克海龍、朝陽、北豐、范家屯等地。廿三日克長春、盤山、煙筒山、黑石鎮、遼源、臥虎山、伏龍泉等地。廿四日攻克雙陽、樺甸、九台等地。廿五日克萬寶山、懷德、伊通等地。廿六日佔烏海、密門、土門嶺、九站、烏拉街、亞陽、前口等地。廿七日佔鳳凰嶺、丹吉壘、新安鎮、萬寶屯等地。廿八日攻佔吉林省會的永吉、小豐滿、梅河口、拉法、老爺嶺等地。廿九日進入長白山奧地的敦化、蛟河等地。三十日克農安、德惠、前鋒並攻佔松花江北岸橋頭堡舉世聞名的陶賴昭，並遙

指哈爾濱猛進。

自五月二十日，以迄三十日，東北國軍在僅十天的功夫，由四平街一下子打到了松花江流域的陶賴昭，擴地千里以上，收復各城重鎮七十餘座，造成戰亂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捷。此役將士用命，忠勇奮發，窮追林彪而予無情猛打，每日進展有超過百廿餘里者。

五月廿三日，國民政府主席蔣公蒞臨瀋陽，獲悉東北國軍大捷情形至為高興，對東北軍事當局慰勉有加。東北軍事當局並向蔣公陳明東北情勢，蔣公並指示組織一追擊兵團，務期在東北封凍前，光復東北各大城市，將林彪逐至邊遠蠻荒之區，並面諭細節由隨行之白副總長崇禧商定後實施。

軍事作戰，戰略最為重要，戰略錯誤無法以戰術挽回，戰術錯誤亦不能以戰鬥挽回。筆者曾述及第二次中日戰爭，蔣委員長領導下的中國既貧且弱，軍隊裝備的窳劣，根本無法與當時世界五大強國之一的日本對抗。但蔣委員長神武英明，尤擅戰略之運用，將日軍自北南下優勢戰爭，轉變成日軍自東西上的逆勢戰爭，奠定了長期抗戰基礎，旋轉了中國危亡局勢。東北本溪、四平，以及吉長光復之戰，東北軍事當局對戰術之運用，恰到好處，達到戰爭藝術最高境界。

中外記者訪問戰場

昔者，國軍以精銳的新一軍、新六軍、七十一軍，以及五十二軍一九五師，總共十萬大軍，鏖戰月餘，無法越四平街區域深溝高壘一步。迨

抽調新六軍以及新一軍重砲部隊轉戰本溪戰場，在本溪戰場獲勝後，用原來調出的兵力從斜路進出圍攻鐵嶺共軍之側背，並緊急壓迫不使其有恢復深溝高壘之機會，一舉而使其潰決。何以前一期共軍能深溝高壘堅守屹立如山，而後來無法作有效抵抗，有如摧枯拉朽，此即國軍戰術運用巧妙之所致，尤有進者，國軍趁四平街勝利之際，大胆的展開扇形攻擊，一舉擴地千里，收復七十餘座名城重鎮，其胆識更值得令人激賞！

五月三日上午，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獲悉五十二軍與新六軍，在本溪地區將共軍包圍，獲得重大勝利，並光復本溪之後，立即通知瀋陽市中外記者，下午三時在長官部舉行記者會，報告東北戰局發展。出席記者約有二三十人，當東北高級將領十餘人，從西廂房魚貫而出之際，一時將星閃爍，由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領導起立拍手歡迎等情景，雖已逾三十五年，猶歷歷如在眼前。記者招待會中，國軍將領與中外記者問答情形，在筆者所著「白山黑水的悲歌」書中，已有詳盡敘述，在此不再贅復。

記者會行將結束之際，重慶美國新聞處記者要求赴本溪前線實地觀察，立蒙軍事當局允許組一記者團，由長官部負責交通與招待前往。記者團於五月四日在瀋陽出發，共有中外記者約十人，其中並有蘇俄塔斯社記者德羅多夫。記者團行程係由瀋陽沿中長鐵路先赴遼陽，再由遼陽東向前往本溪。當時記者們對此項行程如此走法多未措意，惟筆者則有所疑惑，但亦不知其真正原因何在。嗣後始得知新六軍於本溪光復後，立刻馬

不停蹄由本溪東指，從斜路攻向圍攻鐵嶺共軍之側背。倘記者由瀋陽直接南下本溪將與新六軍相值於途，此項戎機有被識破洩漏之虞，蓋記者團中有外人在內！

杯酒高歌東洋鸞燕

記者團抵本溪下榻於本溪湖外賓招待所。本溪湖係一山城，格調形式與抗戰時陪都重慶有許多相似之處。招待所位於山城的頂端，建築精緻典雅，並可遠眺附近風光水色。溥儀任偽滿皇帝時，曾至本溪巡視，即下榻於此，溥儀離去後，其所住過的房間予以上鎖，不再准許他人住宿。此次記者團抵達，才將這間套房打掃乾淨，並分配由筆者使用，當其他團員知道後，曾紛紛至筆者房間參觀。

五月五日晚由本溪縣長劉毅夫（即名軍事記者），市長關大成（現任立委）在「名湖莊」設宴招待，並請五十二軍軍長趙公武，師長劉玉章、李振誼作陪。五月六日上午參觀五十二軍廿五師戰鬥演習，演習至為逼真，令人讚佩，當時感想是：「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五月六日下午，由本溪市政府派員陪同，遊覽了比一口井大不了幾倍的本溪「湖」。晚間五十二軍趙軍長偕同劉師長、李師長等，仍在「名湖莊」款宴記者團。

本溪的紳士李先生（後任遼寧省社會處處長），聽說趙軍長請客，特在當地物色了廿多位日本妙齡少女來助興。這些日本少女穿得花花綠綠，在向客人九十度鞠躬後，便載歌載舞起來，每

當歌舞一節便圍上來斟酒，細聲細語獻一番殷勤。這些日本少女既嬌媚又溫柔，把一個久經戰陣豪邁不羈的趙軍長，樂得合不上嘴，只要日本少女敬酒他便照喝不誤。最初趙軍長，大談其參加北伐與抗戰的經過以及出關連戰皆捷情形，其後酒喝多了，漸漸的語無倫次而不能自持。忽然間趙軍長趁一日女敬酒時，一把摀到懷中又是親又是吻，同時趙軍長把手一揚指揮記者們說，大家都可以輕鬆輕鬆。這些年輕記者們，就像是趙軍長的子弟兵一樣的絕對服從命令，趁着濃厚的酒意，有如猛虎出柙一般，把碗一推擲筵而起，衝向日本少女羣中。這時本溪紳士李先生一看情形不對，楞了一楞才向後退的日女說了幾句日本話，大概是說：「沒關係我加倍給錢」。日本少女這才半推半就或者載欣載奔，跟着記者們到四週的雅座或者是日本式的榻榻米房間內。有人曾形容，這裏好像發生第三次中日戰爭，這次與前兩次日本首先侵略者不同，這回是中華兒郎在趙軍長指揮下，首先發動攻擊，並且個個爭先，人人奮勇，同時均能取得居高臨下的有利戰略地位，誰勝誰負不卜可知！

滇軍一八四師叛變

正當東北國軍，將林彪部隊擊得粉碎，使其失去有組織抵抗能力。新一軍、新六軍、七十一軍、二〇七師、五十二軍一九五師，約十萬以上精銳雄師，追奔逐北，如入無人之境，尤其渡松花江佔陶賴昭，鋒銳指向哈爾濱不過兩百餘華里的蔡家溝之際。出關未久，甫行進入東北的雲

南部隊六十軍的一八四師，在師長潘朔端率領下，約於五月廿五左右。脫離鞍山防區，進入安徽省共黨盤踞區域，公開叛變自稱加入「東北民主聯軍」。一八四師在此時此地的叛變，對東北國軍而言，固係一重大挫折，對整個國家而言，亦構成了倒轉歷史的一項重大變故。否則馬歇爾無從脅迫我國在東北松花江停戰，因為哈爾濱已在國軍掌握之中，縱使停戰亦無關大局之得失了。

曾有人言，政府戡亂之失敗，其原因不下千端，只要其中一端不發生，皆不致有今日之結果，然而這些原因竟然完全出現，每念及此實令人為之扼腕嘆息也！在當時一八四師叛變，立即發生的重大挫折的有下列數端：

(1) 北上之師的停頓——當時渡松花江北上部隊約一個師（應為新一軍）萬人左右，於佔領陶賴昭北上，向蔡家溝進擊之際，因本身力量不足，係採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姿態，以待後續大部隊跟進後，再從事對哈爾濱之攻略。嗣因一八四師之突然叛變，松花江區域國軍均奉命暫時停止前進。

(2) 國軍的重新部署——綜觀當時東北國軍之部署，顯然係將遼西、遼南等已屬後方區域，交由新到東北的雲南籍國軍九十三軍與六十軍駐守綏靖，而調器械精良，能攻善守的五十二軍、新一軍、新六軍等部隊，向東北北部推進。由於六十軍的一八四師之突變，東北軍事當局不得不改變既定策略，而重新部署。此重新部署雖以最迅速方式為之，亦延擱了十天左右時間，此十天正

是林彪潰不成軍，即將為國軍完全消滅時間，繼之又來了一個馬歇爾松花江停戰，林彪不但死裏逃生，且乾坤逆轉國事不堪設想了！

(3) 對雲南軍之戒心——到東北的雲南部隊係由兵團司令孫渡率領，下轄有盧濬泉之九十三軍與曾澤生之六十軍。這兩個軍均屬盧漢基本隊伍，但龍雲與盧漢本來就是一個系統，所以說亦係龍雲的嫡系。這兩個軍於前往安南接受日本投降後，遂即奉命乘船至東北，原期由其綏靖遼西、遼南的東北後方基地。但由於六十軍一八四師的叛變，東北軍事當局乃將六十軍由遼南調往吉林最前方，而將九十三軍與六十軍予以隔離，彼此相距在千里之上，如此部署當然係對兩軍有所警戒不敢充份使用以防再度發生事故。

延誤攻勢匪得喘息

(4) 延誤哈爾濱攻取——筆者當年之觀測，國軍進攻哈爾濱行動，在一八四師叛變前業已開始。其攻勢顯然係由新一軍沿中國長春鐵路北上，新六軍雖然尚未渡松花江，則已在右翼向松花江岸推動。在民國卅五年五月，以新一軍與新六軍兩支部隊定可拿下哈爾濱而有餘。同時由於六十軍駐防遼南之鞍山、遼陽各地，顯然東北當局已準備將王牌部隊五十二軍從本溪北調吉長地區，以支援攻哈爾濱部隊，但因一八四師之猝然叛變，而使進攻哈爾濱行動暫時擱置，以待調整後再行展開。

軍事作戰，每以先敵一着而勝，後敵一着而敗。在此林彪部隊潰散，僅剩餘的四萬部隊亦分

散各地，由不同途徑逃向哈爾濱，有如驚弓之鳥，了無戰志，正不勝其逃亡之苦之際。倘國軍此時直搗哈爾濱，正是先一着而使其殘部失去逃亡目標，再經國軍之邀擊則非散即降，從再向佳木斯逃亡，屆時恐亦所剩無幾，難再作有組織之抵抗。其後，國軍從新調整部署完竣，準備再度北上，在哈爾濱休息業已十日之林彪部隊，已能作有秩序有計劃的向佳木斯各地疏散。馬歇調處之停戰令頒布後，共軍始停止其逃離哈爾濱計劃，得從容整補不懼國軍之進攻了。

一八四師的叛變，說起來也有其前因後果。人所盡知，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之前，偉大的中華民族正處於四分五裂，土地分別被若干軍閥所盤踞。這些大小軍閥，儼若各自成爲一個小的「獨立王國」，對人民敲骨吸髓，任意剝削，而使自己過着驕奢淫侈的生活，而不管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蔣總司令率國民革命軍北伐，於民國十七年完成統一，這時不過將幾個爲首的幾個大軍閥如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等消滅。而張作霖之子張學良仍擁兵東北，閻錫山盤踞晉綏，馮玉祥控制豫陝各地，劉湘叔姪遠踞四川，龍雲更天高皇帝遠視雲南爲其禁嚮不容他人插足，其他李宗仁、唐生智之輩，打着革命幌子，其實骨子裏仍然完全是一個軍閥。

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雖然表面聽命中央，然仍未達到百分之百聽命中央程度，而馮閻失敗之後，閻錫山舊部仍盤踞山西，馮玉祥舊部之宋哲元、韓復榘又分別在察哈爾、山東等地獲得立

足點。其他陝西之楊虎城，四川之劉湘、劉文輝，雲南之龍雲，仍然在擁護中央招牌下過着其佔山爲天的生活。此外共黨在江西，以及鄂皖邊區的勢力，也日益猖獗。

抗戰前後，倘無蔣委員長領導中樞，使中國有一個表面的統一局面，中國幾將不成爲一個國家。日本也就是根據中國當時情形，錯估了蔣委員長領導的中央政府力量，也錯估了蔣委員長在軍事上偉大的天才，更錯估了蔣委員長的堅毅不屈性格導使中國人能够支持百敗百戰的長期抗戰能力。

滇軍儘多忠義健兒

在抗戰期間，大小軍閥，有的幡然覺醒，完全服從中央的領導，有的爲抗戰洪流沖洗而自然消滅，有的被中央爲了抗戰而解決，只剩下陝北的共黨，與尾大不掉的雲南龍雲。

在抗戰期間，雲南地處西南大後方，且與法國屬地安南，英國屬地緬甸爲鄰。由於沿海我國重要港埠，次第淪陷於日本之手，整個海岸線亦均在日本強大海軍封鎖之下；因此雲南頓成爲我國獲取海外戰略物資唯一孔道，其地位之重要，不但關係抗戰之能否繼續，亦可謂握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關鍵。而掌握雲南之龍雲，係一落伍之軍閥，重私利而忽視民族整體利益，對國家抗戰政策並未予百分之百的支持。當時政府以大敵當前，只得委屈求全，處處予以姑息，藉求抗戰之能順利完成。日本投降後，共黨展開全面叛亂，政府爲求戡亂時期無後顧之憂，對龍雲的尾大不

掉，無論在主觀上與客觀上，均無法再予姑息容忍。乃令駐紮昆明的中央部隊相機予以解決，杜聿明在獲得指令後，乃予妥善部署，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連夜展開行動，黎明即完成任務，將龍雲及其部隊完全予以制壓，龍雲始表示今後願聽命中央。政府於十月二日發佈命令，任龍雲爲軍事參議院上將院長，改派盧漢爲雲南省政府主席，至此這一最後封建勢力乃告崩潰。

雲南問題解決後，杜聿明被調離雲南出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負責東北領土接收工作，而原屬龍雲嫡系的九十三軍與六十軍亦於稍後由安南調至東北。一八四師由潘朔端率領叛變後，對其他雲南部隊，東北當局當然存其戒心，但其後事實證明，這種顧慮乃係多餘。因爲孫渡、盧濬泉、曾澤生皆能深明大義，始終忠貞不二。

九十三軍始終駐屯遼西之錦州一帶，除了維護北寧鐵路關外段的交通外，並參加了民國卅五年底粉碎林彪第四次攻勢的農安戰役，以及民國卅六年六月四平街大會戰解圍之役。其後林彪圍攻錦州之役時，九十三軍二十師官兵在王世高師長率領下，堅守義縣九晝夜之久，最後全師全部犧牲殆盡，義縣不守錦州始陷重圍。同時盧濬泉協助范漢傑，在錦州亦戰至最後，始突圍而出，在中途被共軍所俘。

杜聿明在東北功過

六十軍被調至永吉、小豐滿等地，均能服從東北當局命令，尤其在林彪第四次攻勢，國軍解圍農安之役，六十軍全軍出動，自永吉趨九台，

環攻包圍農安共軍之後，使林彪第四項攻勢全部瓦解，厥功至偉。其後，東北局勢逆轉，六十軍自永吉移駐長春，於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因食糧不繼被共黨分化變節，致使鄭洞國率領之新七軍陣線發生間隙，長春因而失守，這一點是無法原諒的。至於一八四師雖在民國卅五年五月在鞍山叛變，但在五十二軍於同年十月間攻略安東時，一八四師即在團長楊朝綸率領下反正來歸。民國卅六年六月林彪第五次攻勢，原預期由北滿共軍與南滿共軍夾擊四平，此計劃倘能順利執行，四平街必難固守。南部共軍於攻擊梅河口時，遭到一八四師堅決抵抗，雖一壕一溝亦不輕易放棄，使蕭楓與曾克林率領之共軍，遭到不可彌補的嚴重挫傷。迨梅河口淪陷，一八四師固然全部犧牲殆盡，但攻擊之共軍之損失竟超過一八四師兩倍以上，致使南部共軍在四平街戰役無法發揮力量。因此，當一八四師全部殉難消息傳至瀋陽，東北軍事當局至為感動，立即撫卹少數突圍官兵，撥配槍枝幹部，恢復了一八四師的番號，以紀其功。

談東北問題，尤其抗戰勝利後，政府光復東北這段短暫時期，無法不能談到杜聿明這個人。一般來講杜聿明在東北功多於過，但最後晚節不保，自毀歷史，實在令人為之嘆息。名政論家方劍雲，在其哀杜聿明一文中，對杜之一生有其持平的看法。南宋末年宿將凋零，最後二十年，馳驅關山為機動部隊抗元的將領首推夏貴，幾乎無歲不征，無月不戰，及元師下江南，夏貴首先迎降，當時夏貴已七十九歲，又四年病死，時人有

詩咏其事：「人生皆有死，惜公晚四年，聞公此日死，何如四年前」；「行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故方劍雲先生以「人生皆有死，惜公晚世年」為題以論杜聿明。蓋杜聿明於民國三十七年在徐州附近被俘，至四十年變節投降，今年春逝世享年七十九，恰好三十一年，「世」者代表三十一也！

杜聿明號光庭，陝西省北部米脂縣人，是李自成小同鄉，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功名甚早，民國廿二年長城抗日戰役時，蔣委員長派中央軍十七軍在徐庭瑤率領下北上迎敵。十七軍轄有兩個師，一個是黃杰的第二師，另一個是關麟徵的二十五師，杜聿明時任二十五師副師長。杜聿

明的才氣與謀略雖不如關麟徵，但在黃埔一期同學中，仍是佼佼者。

自古以來，關中即以出名將聞名國內，古時者不談，以中央軍著名將領如關麟徵、杜聿明、胡璉、張耀明、劉玉章，皆屬陝西籍。陝西亦稱秦地，人民吃苦耐勞，負責任重信諾，其分內之事向不規避，倘為軍人，故皆能力戰不屈視死如歸，有此條件，即足以為將，如此人再具韜略，自然然而即成為名將了。大陸局勢逆轉時，如傅作義、衛立煌、陳明仁、張治中等，皆身受國家栽培殊恩，更為領袖不次拔擢之將領，皆臨危變節，殊令人不齒，然陝西籍將領殊少如此者，杜聿明之最後變節事敵，真是不早死十年！

慶祝建國七十年隆重出版

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

鐵血精忠傳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關山煙塵記

海隅叢談

四巨冊合訂為

『浩然集』

豪華精裝

定價捌佰元

原訂價一千元

減至最低成本

郵撥一四〇

四四號